



仍缺乏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巴禮。(每年消耗九〇〇、〇〇〇噸)日本國產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她向何處運去。

有人建議說蘇俄是世界上第二產油的國家，德國可向她購取。但是德國在一九二八年油類過剩，僅六、六〇〇、〇〇〇巴禮，這些油量出口，全為着政治上交互為用，來供給德國，無疑的蘇俄必要增加產量去支持現在需要。假定蘇聯儘量應合德國的需要，但轉運上又成了極大問題。

每年載運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巴禮的油，每天平均需要一千多輛油槽車。蘇俄鐵路是人人都知道不濟事，但德國的鐵路亦太覺難便。蘇俄鐵路兩軌間距離，比德國鐵路寬，無法腳踏起來。因此每輛車載油到德國邊界上，非先卸下再搬搬運手續不可，最低限度，要兩萬輛車專供由蘇俄運油到德國施用。如辦這些車輛，益以蘇俄運速，共需油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巴禮，再加以從蘇聯南方面有物運載，顯然地做不成。

蘇聯的關能否經過黑海到達多瑙河，由水道運送油？但用這種方式的駁船，較諸火車運，裝要慢得多。而且常備駁船及繩索等物，亦非易舉。實際上亦如火車轉運，同樣的極不誠。有了以上兩大困難，蘇聯供給德國油，

殆成幻想。其實蘇聯家此多事之秋，亦沒有油類供給德國。假使有，亦缺乏運載工具。

近東方面自帶油的油井，一九三八年產量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巴禮。伊拉克與德國地方，是分給於英國，荷蘭，土耳其及美國人投資，波斯及英法美等的命責。假定德國勝利，最可能就蘇聯德國的互供，決不能得到絲毫供給。至於遠東方面，美國，及荷蘭統治下屬油泉，更若金湯。美國只能垂涎而不能染指。

美洲是世界上最重要油類供給者。在一九三八年產量是，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巴禮，佔全世界總產油四分之一。但大部份油類是美國出產，該國可自由去供給交戰國方面大最精緻的油。她的Sulphur空中燃料，較諸用他國Sulphur油油能使其燃料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載重，飛行速度亦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高度百分之二十五。

德國的敵人同盟方面，亦有藉着德國的油類輸入。一九三八年他們用油類為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巴禮，及其他相關的燃料。他們全部用油類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巴禮，但輸入數量，是數以百萬，設若德國能以劇風，將美英手技去技術同盟方面油類輸入，她就可

在今後六個月以內，將英法兩國煤油類別輸之下。

在一九二八年同盟國獲得百分之三十七油類輸入，在遠東方面，百分之二十五，從美國，與百分之二十七從拉丁美洲。總計百分之六十二油類，自自製半球。這些油類很够補充同盟國戰爭需要。俾使德國能奪取了一點油田，亦非妨礙。

德國亦曾想到利用油量缺乏，同盟國盟國方面，必定先要輸入，阻止她們油類從地中海，好望角，與大西洋方面輸入。

這大歐戰事實上問題已極於簡單，因歐洲所產油類，交戰國方面，都是供不應求。而且又缺乏運送工具。設兩方面都有充分油量供給，那戰爭將延遲無窮。除蘇俄所，德國或英法任何方面，若儘自由地取得油類充分供給，就能於短期內獲得勝利。似乎英法方面希冀較人能盡速地結束戰事。又幻想能在她佔領地得着豐富的油泉，比她尋找任何地方產量大。又想到接近海洋，自由地得着油的油類。或者其領美法海口。但是這些現在，德國已十分顯明不能使人重新地有才幹，做成那些事情。

# 歡送第十個九一八

軍雁乙

月華秋色，桂子飄香，這是涼爽的金秋到臨，九一八也在隨着秋色桂香，飄揚到我們的面前，像大的令我們悲憤同時又令我們興奮的第十個「九一八」也浮現我們的腦際。

第一個九一八到了以後，北大營，整個的瀋陽城、吉林、遼寧的重要都市，都被倭寇佔據了，黑龍江也繼而淪陷，可是展開了我們地方局都抗戰的序幕，這功勞當然要歸之為將軍古山的。

第二個九一八之前，倭寇又發動了一二八的戰事，引起我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使我們自信了我們民族自衛力之偉大，使國際友邦愛好正義的人士，都承認了中華民族之不可侮！

第三個九一八之前，敵人攻陷了我們的樞關，熱河，長城各口。淞滬協定，上海成了非武裝區域，塘沽協定，嚴格地限制了我們的政治經濟與軍事。

第四，第五兩個九一八前後，以冀察事件的未能解決，敵入遂發動漢奸進行華北獨立的自治運動，廣田更提出三原則，何梅協定損失尤巨！敵人更想着消滅中國的反共運動，造成滿洲的合法地位，使中國屈服在它的鐵蹄下。

第六個九一八前後，我敵在南京談判的時候，敵寇公然脅迫我們承認華北五省獨立，並發訂防共協訂，因我民族自衛力之不屈的精神，遂拒絕了他這無理的要求！且博將軍又早在

要送敵入，空軍的打擊，充分地表示了民族偉大的精神！

第七個九一八到臨的前夜，發動了七七，八、二的全國抗戰，啊！七七！偉大七七！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叫紀念的一天，也是世界民族解放戰爭中最光榮的一天。自然啦，以抗戰的我國，先受到強人的犧牲的，所以

在這第七個九一八的夜中，北平、天津、大同、上海、杭州、濟南、及我們的首都，皆落

到敵人的魔掌中。

這八個九一八的這一年，我軍攻取了徐州、九江、廣州、武漢、綏德、開封、山海關等地，然而我空軍的轟炸台北，遠征九州四瀕，造成了榮耀的史頁，台兒莊的戰事，徐州勝利的退却，廣州武漢的全軍撤退，在在都是我們的勝利神蹟。至此就建國綱領的發表，臨時

憲法草案的成立，都是造成建國必成的基礎！

第九個九一八呢？這一個年頭，是抗戰進入了第二期，敵人除去抓着了我們的民族敗類，注精備漢奸當作了寶貝以外，除去在廣東西南

部南寧等地，稍有侵佔外，可說什麼也沒有得到！不但他的包抄迂迴的戰略完全破產，就是鄂北、湘北、鄂北諸役，我們都獲得空前的大勝利，這是證明敵人失敗的先聲。

第十個九一八的今年呢？廣西南部由南寧向西南的龍州等地，被敵人佔據了，鄂西被敵

人侵略到了宜昌西南，敵人想我們的戰線將完全截斷，經濟封鎖，再加上東線敵變的閃電進攻，來壓迫我們。

若照以七的十個九一八的過境來計算，敵人侵略的蹤跡，除東北四省以外，更進到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十五省之多，敵人侵略的肆虐，廣布

後方的各省，尤其是四川光顧的機會最多，遭難的程度最深。這便說來，國勢岌岌，前途堪虞，九一八將繼續永遠，難離之不理，就這何有！

我以爲不然，我們對今年的九一八，不惟不感悲憤，實在應當踴躍地去歡迎他，說不

定，而且也有七分把握地斷定，他是抗戰勝利前臨界的九一八最後一個。

何以見得？

在于院長「迎接抗戰第四年的總勝利」一文

中，已可看出這個道理了；並引「國父的「一用必勝之戰略，以當強鄰，而保我領土，一」語，雖屢戰屢敗，而士卒之氣不挫，則能博得最後之一勝。」又「堅持之日久，大為增強，如第一，勝負可知，倘於一年後我收北，而能支持到第二年，甚至於第三年還未得利，更支持到第四年，便未嘗不勝之理。」由此可知抗戰第四年，一定可以獲得最後的勝利

第四年，就在第十一個九一八之前，我們的抗戰勝利了，最好的九一八，是建國歷史的墳墓中，那末，這第十個的九一八，不就是抗戰



## 在成長中的小英雄

(續)

陸牧天

「王同志，張同志，請指一點吧！」

「什麼事？」

「我們想給兒童團的小朋友，買些本子鉛筆，獎勵他們努力學習，請隨意，多多益善！」

我給你寫上一元好嗎？」劉同志說着提筆就要寫。

「一元辦不起，伍毛吧！」王同志揮筆自己寫上了。

「好！就是伍毛！」

「共百多少了劉同志？」

「總共貳十多塊錢！」

「好！不少呀！」

「噢！我問你家，那個書記張先生捐多少？」

王同志好像不放心似的，追問這個那個的。

「五塊錢！」劉同志乾脆的答覆了他。

「(七)」

「李德勝！王保順，李二姐……」每個人臉上浮的了一種喜愛的喜容，接過了拍紙本和鉛筆，顯然的，精神更加振奮起來。

「李祖新！」

「齊！」

「李祖義！」

「有！」

「現在你們兩人，每人各發一枝鉛筆，因

爲你們兩個天天來，很守規矩，不打罵人，並這特別用功，這算是我們兒童團裡的好團員，所以每人多發一枝，還有是結隊進不好好的給時常的罵人打架的，現在我們不發給何，可是還要發，但要看他是否誠實改造，這六就是當鏡善！」

自己的錯誤，只有自己知道的最清楚，當鏡善已是淚水汪汪的了。

「好！當鏡善現在是悔過了，這些人先罷了，就是他一個沒有，他一定是很難過的，由今天看來，我們知道他還是一個學好的人，本子現在照發給你。」

「現在我們開始認字，大家看書桌上這張紙，第一課：捉，漢，好！」

「(八)」

「報告劉團長，本子我媽不叫要，放，這給誰本子，」李祖習把本子鉛筆送回來了。

「爲什麼？」

「我媽不叫要！」

「你媽在那裡？領我去，」李祖習噙着嘴，用咬在口裏的手向旁邊指了一指，原來他媽跟

來了。

「老太太，這本子是我們送給他寫字的。」

「不，小姐，我們娃不識字，不要道，要

了沒用處。」

「老太太，你家放心，我們不會帶孩子走

的！」劉同志，正耐心向這老太太解釋，誰知旁邊又插進來一位說：

「哎呀！小姐，你教我們孩子，什麼都給他教會了，我家三個孩子已走了兩個，這個要是再走了，我怎麼辦呢！」

「老太太，我們教小朋友，是告訴他在家裏怎樣對待父母，對待親友，他自己怎樣立志做人，你家也不要誤會我們的意思，或是聽了不負責任的話。」

「劉團長，我家不叫要，我存在你這裏吧！」

「(九)」

「你看，這些大人真是糊塗到極點了，他孩子鉛筆本子不要，真是豈有此理！前些時還有小孩子來告訴說：家裡不叫來！」劉團長臉沉沉的向着胡德武同志。

「前幾天聽人說，過去會有一伙子小朋友給帶走了，不知是什麼政治部，大概是在要變緊要的時候，現在他們也恐怕我們組織好就帶走，」胡同志給她知道的情形說出來了，顯然的，這是一個嚴重的難關！」

「我覺得，這是我們和小朋友家長聯繫太不多了，因爲他們對我們不了解的原故，所以才如此，我認爲由明天起，我們挨家去訪問，懇切的向他們解釋，同時，我們再去保長那裡說明，要他協助我們，代爲解釋，這樣或許可以去掉他們的誤會。」

「好！劉同志像發現了寶貝似的高興的叫起來。」

## 無題

是一個中秋的晚上，天空裡，浮動着灰暗的雲，一層一層的磨捲着，望上去，天，似乎低沉了，眼看就會下雨的，但是再將還沒有風，一切都顯示極度的寂靜，高度的悶壓。

這時，遼遠的山嶺中，傳來稀疏的聲音，眼前的流水，潺潺的發出平常的節奏。這條水，可以直達「淪」，「汶」，河岸兩旁，有些疏疏的村落，村落之中，間雜着有，圖案形的稻田。

一個丘陵草地上，有一個似坐似臥的青年，有意無意的望着江中流水，有時抬頭看看遠處的山帶，疲乏的形體，令人一望即知，顯然是受了很久，思索入於深遠了。

這時，雲際的隙間，微露出一點日光，透才層層的雲，捲捲若有意，遊閒的走向另一方向，雲際的多處，還見到了幾顆微星。這時，這個青年的心情，也隨着這現時的雲情，有些轉變。

那間，雲霧開朗，星稀月明，蒼藍的天空，倒掛着一輪圓月，月華之下，籠罩着山，田，河流，這時的一切，都披上了一層月夜的外衣，格外顯得好看了。這似坐似臥的青年，在這種情景之下，不能再繼續想下去了，他的目光，順着這種環境，向四邊溜了一眼，又與雲

前走了幾步，順口吟道，

拋棄了故鄉

來自平津道上，

經過了許多淪陷地方。

曾在山東梁山泊的近角，

給予寇寇致命的重傷。

而現今流浪在，

濁浪滔滔的江邊，

山帶起伏的月光。

異常的盛誇，

既是貧窮與逃亡！

XX！XX！這暫時歸宿的地方，

又顯你律着這艱難的時代，一同生長！

這個青年思潮，就在這幾句隨吟之後，結束了。沿着河岸的小道，走向他的歸宿。

當他歸來開門時，隔壁突然發生問聲，

「誰，老父嗎？」

「是的」，

「快來吧，正希望費你歸來」。

於是急急又轉到，叫他的屋內去。

一張八仙桌旁，坐了兩人，桌上的幾燭，

頭頂的照者四壁，看那光景，也正商量着個

問題。

屋內的兩位，是又隔一輪之隔的鄰鄉，既

是河鄰，又是國鄰，平常生活，也混在一起，

之

「陳同志的意見很對！最近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很多想來，她們非常願意學歌，學識字，祇是恐怕家庭不允許，就來了，心裡總是不安，我們到她們家去訪問一下，再將用儀長的關係，相互的說明了，我們工作的情形及意義，再好也沒有了，胡同志你說怎樣？」

「好吧，明天我們就開始這樣做吧！」

(下)

晚風陣陣地吹來，打麥場土聚集了勞作回家的人們，男的，女的，老老少少，都安祥地坐在竹床小竹椅上，或蹲在地下，老人們拿着他個長烟袋，慢吞吞地，一口一口的吸着，老太太們似無像有機地，半天一扇一扇的打着蚊車，壯年的男子，則蹲着，或站着，每人手裡都擰了一只粗磁碗，呼呼的在吃麵條，年青的婦人，有小孩子的，都毫不避諱地奶着孩子，或是拍着孩子的屁股，發理哼出些長短的聲音，

跟着孩子睡覺，祇有小朋友們，他們不知道累，他們不願意一時間着，在麥場的當中，跑步唱歌，遊戲，像體操，吸引着每個大人的眼睛，不由的注視到他們，當孩子們玩的有趣了的時候，也引的他們張口大笑了。

「李家裏的孩子真不窮」一個胖左右的壯年

他們的感情，隨着日子在增長，房嫂的相聲也熱了。尤其A與A的關係，比之S更較熱烈。

「來吧，我們三人商量商量，明天過節的。」

「周剛吧，」這是A的聲音。

又隨手拉過一把竹椅，挨到A這邊坐下。

「唔，是的，剛才這箇中秋節的問題，還掛在我的心頭，叫我把我這心坎不要，眼望着雲天，一直想到剛才。」

「每逢佳節，況又戰時，每一個人的心頭，當然都有一種異味，別的暫時擱起，我們且做一個物質享樂者吧。」S緊接着這樣說。

「好罷，明天我和A上街買餅，S你的房做地點，我們就到慈閣先生處，作一個閒散的鄉人，好不？又這樣毫無外氣的說。

「好，好，」就這樣無異意的通過了，三人又閒談了一會，才各自歸去。

誰知又是受這中秋的影響，還是另有別說？入夜敲着十二時了，尚在牀上，要轉反側呢。

車被雨打的玻璃生响，脚下微濕的泥水，被踏出來的聲音，很合諧的交响着。長長的公路上，除去前面是八之外，一個老漢牽着一隻黃牛，以外，幾乎沒有第三者。這時候，正是夏農的十點鐘。附近村子的犬吠，間或縹緲的人聲，都漸漸的靜到。房底底下，

出來的那個，倒得在雨和，無聲地低下了，呼喚自時也感到這道。

「前面沙山，忽然白雲遮住，在此住了將近二年的久，知道這種情形，大雨快到了，忙把褲腿向上捲了一捲，仍舊向前走去，忽而兩絲加粗，加密，這微微的帶點風向，上面送柄雨傘，顯見得不能保護他的全身。如此行來，約有三里多地，他們預定目的地，發現在眼前。

「哈哈，冒雨而來，還出我意料之外。」

「既然相約，豈有不來之理？」這是A與A的答。

「你買辦的東西？」

「唔，早令A送來，怎末這時還沒到？」這時，A與S還有某先生，他們相顧一笑，又明白了，這是又入於中索的玩笑中。

東拉西扯，談笑了半天。豐滿的食品，在桌上出現了。出亡散教，這是使又最滿意的一個中秋，他這時，眼睛看着仍在繼續上來的食物，他的「心」，又响往別處，百感交集，一齊湧上心頭，不知不覺，順口溜出了幾個字，「家鄉的門戶，也是這樣嗎？」剛剛的說出，他就感觸，語出唐突，這話不應在這場合說出來，後悔了，順眼瞧了瞧每個入臉上，已顯示出沉澀，而相繼無言了。

「這一代的孩子總要比我們強，」對同志答着他的話說，

「可不是！」

「小姐你坐！二位老太太太急慌慌的給坐位讓出，拉着劉同志的手，要他坐下。

「不，老太太你家坐，等一會，我還要教他們小朋友唱歌呢！」

「小姐，你們真呀！給我們這些孩子那教的會罷了，我雖不知他們唱的什麼，可是我愛聽的很吧！他們唱什麼打走日本才太平，是嗎？」小姐！

「唔！對了，今天就是教的這首歌，老太太，你家才唱得很聰明呢。」

「佳倒是個好娃，然是缺少好教教！」老太太似乎感慨起來了。

「我們這教他，好不好？」老太太，你放心嗎？」

「放心！放心！小姐，昨天他爹還說：中國的小孩手藝是全部這樣練起來，中國早富強了！」

「老太太，你不怕我們給孩子帶走嗎？」

「那理話？小姐！我們話也講不到呢？」老太太搖手，懇切的說着：在鄉那足以代表風霜，紀的寬闊裏，浮上了暮秋天的彩雲似的笑容。

一九三九、七、卅二、草於老河口李家巷

一九四〇、八、十一、脫稿於農安福臨

## 送田暢君

你的名字，叫暢。

誰要猜你的性情，

從字面上想該是快樂舒暢。

可是，你老是，

一個沉悶的模樣，

字句多餘的話都怕講。

在安康兩個年頭，

動盪兒又過了一個時光。

兩三年來，

我們一塊兒流浪！

我們像浮萍的一塊飄盪。

我們住在一個屋裡，

我們睡在一個牀上，

但，兩三年來，

在一塊確是不常談話。

平常你沉悶的模樣，

有很多心思，很多的

我知道在你心裡跳盪。

你的悲哀、心思，沉痛，

你永遠也不說，

只把它放在憂鬱裡，

或者掛在兩條愁鎖的眉上。

哭，多少次我曾看見，

眼淚從臉上流到頸項。

嘉陵江上，

五月裡收麥的時光，

從篝火傳來打了勝仗，

就從那天起，

你成了另一個模樣，

你的嘴唇，臉頰，眼睛，

每天都發着快意的笑。

人們都想：

甚麼東西在你心裡放了光芒。

這光芒使你變成一個，

得意英雄的豪放。

這原因是不是

你免牽了大洋！

是不是

對功課發生了欣賞？

或者是

就爲了這次震天的勝仗！

你爲甚麼歡喜？

我不過只是這樣猜想；

但還，你走了我才知道，

我上了錯誤的當，

才知道從山西應縣來了繼母親的傳。

解裡說：

太行山上死了你的姐夫養長；

敵人的子彈穿穿了你的胸膛。

信裡說：

歸來戰鬥吧！孩子！

姐夫的死請轉你埋葬！

天一亮，

全校你第一個起來，

把號音吹得答答的響。

同學們都跟着你的號聲，

起床，休息，睡覺，上堂。

啊！

你此時生命的力量，

我無法形容，只好說，

像一朵牡丹花的初放。

面對着東北的方向，

你走了，沒帶一件東西，一個伙伴，

一個人去了。

我們不是剛停腳嗎？

你不是再度踏上征途。

你將走而安，過黃河，

啊！我倒很羨慕你能再見黃河的波濤！

冀山西將是月圓時節。

你好趁着明月光，

日間慢走，夜間疾飛，

快速的飛到你的做鄉，

到了應縣，

你將不再是沉悶的傳！

開始了你新的人生，

從事你平日的希望，

從事你平日的歌唱，

太行山上，兵強馬壯，

氣喘千軍丈。